



2786  
2





門 21  
號 2786  
卷 2

第五回

老管營少妾殺命

撲天鵬舊僕株連

却說管營見玉娥背謗杜興。要了他性命。杜興又說玉娥與馮舍人勾當。一時難辨真假。思量遣開了杜興。打發舍人回家。算計已定。對杜興道。西門外有座草料場。差你去看守。納草的來。有些常例。你卽同差撥去交割。杜興想道。又是林冲一般了。說道。小人自去。只是恩相年紀高。大身邊少個親信之人。每事要防範些。管營點頭。杜興自同差撥去了。管營到裏面。

昭和十年  
二月六日  
購求



對玉娥說道、杜興大膽、已差往西門外、看守草料場、  
去了、舍人離家日久、恐父親記念、明日送他回家、玉  
娥一喜一憂、喜的是杜興離了眼前、憂的是舍人回  
去、做聲不得、舍人接口道、姪兒要去、只是這幾日、害  
着腰酸腿軟、怕上牲口、不得管營含糊答應、自此有  
心冷眼看他、兩個果然親熱、一日在廳上、發放新解  
到的囚徒、已畢、悄悄到房門邊、聽得嬉笑之聲、伏在  
壁縫一張、只見玉娥坐在舍人身上、舍人摟着玉娥  
香肩、低低的道、老頭兒打發我去、怎麼割捨得親親

你算計先打發這老厭物上路、便了管營、心頭火發、  
那裏耐得推開門、搶進、喝道、賤淫婦、你要打發我上  
那條路、兩個慌忙走開、管營一把扭住舍人、罵道、這  
小畜生、恁般無禮、一頭撞去、舍人趔身用力一推、  
管營頭重脚輕、早已跌倒、四肢不舉、昏暈在地、玉娥  
也慌了來、扶時、那裏救得醒、一來管營年老平日爲  
玉娥淘虛身子、二來氣塞胸膛、痰迷心竅、頃刻就嗚  
呼哀哉了、玉娥忙喚差撥來說、管營中風、一時身故、



申報上司取銀子置辦衣衾棺槨不題却說杜興到草料場住了兩日有幾件衣服煩養娘漿洗不曾拿去見獵戶射倒一鹿買了兩腿順便到營取衣服將來孝順管營將到營邊劈面撞見楊林道我又到營中探你知你撥守草料場正要問來杜興道被那黑淫婦攔了去今日來討兩件衣服買這兩腿鹿肉來看看管營楊林道管營早上死了杜興與驚道甚麼病死得恁快我去的時節好端端的既如此你在酒店裏坐地喫杯酒我進去一探便來一頭說把鹿肉

放在店中走到營內見差撥問道管營怎麼死了差撥道發放了新解到囚徒進後面去小奶奶說道中風見了鬢傳說小奶奶與馮舍人調戲搶進紐往舍人把他推了一交跌死的你不要管他杜興到後堂見管營直挺挺轉在一扇板門上。不覺放聲大哭。磕了四個頭。見玉娥問道管營沒甚病。怎的就死。玉娥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那裏論得。你看守草料場。走來怎麼杜興道。我與養娘討兩件衣服。聞管營身故。蒙他擡舉一番。就送他入殮。玉娥變臉道。



那個要你送舍人接口道、你不過是個囚徒、非親非故、干你甚事、還不快走。杜興道、你是親故、該來送他。終的舍人大怒、喝道、放屁的、死囚、叫伴當打他。杜興本待就要殺那淫婦奸夫、恐營中人目衆多、尋思、且與楊林商議而行。忍氣吞聲、走到酒店裏、對楊林說道、管營死得不明、我要與他報仇、殺死這淫婦奸夫、出這口氣。楊林道、且慢、若然動手、恐脫不得身。附耳說道、如此這般、方纔做得乾淨。杜興依計、喫了兩角酒、算還酒帳、買了鹿肉、同楊林到草料場去了。却說

那玉娥把管營入殮、雖穿孝服、喬粧淡抹、更打扮得妖嬈、與舍人朝歡暮樂。舍人道、已是天從人願了、只是此地不可久留、少不得新管營來、就要出衙、把這棺材埋在郊外。我和你到東京、我父親有潑天勢、要誰人敢管、可不是永遠夫妻哩。玉娥滿心歡喜、就把棺木擡出、結束行裝、僱了驢馬、同養娘丫鬟、也不揀日、同上東京、在路行了兩日、到紫金山、是強人出沒的所在、一望平沙白草、天色陰晦、行人稀少、只見兩騎馬、馬上兩個壯士、手擎硬弓、滿帶羽箭、跨着腰刀、

夏旅响馬  
通方

第五回



慢騰騰的來，擦着馮舍人並肩交過，把馬加上兩鞭，飛也似去了。那轎夫道：奶奶不好了，方纔過的是响馬，前面去不得，回去又路遠，怎麼處？玉娥舍人慌做一團，伴當道：不妨，待我們與他對敵，說猶未絕。那兩匹馬飛也轉來，颼的一响，把舍人透喉一箭，死于馬下。那兩個响馬跳下地，把轎門扯開，推出玉娥、玉娥叫道：好漢，拿了財物，饒奴性命罷！一個响馬道：你肯饒管營性命麼？取出腰刀照項頸上一勒，那裏顧花容月貌也死在一邊。那伴當只好說得嘴硬。馬到時

替天行道

和轎夫先走了。養娘丫鬟驚倒，將行囊打開，把舍人討來的銀子，李管營平日積蓄約有三千多兩銀子，裝上搭連跨馬加鞭，一直投北去了。那伴當轎夫望見响馬已去，方纔走轉，伴當道：有一個响馬是杜興的相識，在營裏見過，我認得的，但不知姓名。轎夫道：且報當地官府，着人收殮，在杜興身上，跟尋响馬便了。有詩爲証：

馬嵬山下遺香襪，羣玉山頭怨晚粧。  
一段殺機消不得，空留芳草怨斜陽。



那兩個响馬，便是楊林、裴宣。楊林先與杜興算計路，上結果他打聽同上東京。杜興不好出面，在十里外等候。裴宣、楊林殺了玉娥舍人，劫了財物，會着杜興，同到飲馬川。裴宣道：我等重理寨，招集壯丁，再做一番事業。杜興道：我未限滿，若在此間，必然尋究到李大官人身上。裴大哥，你在此招集整理，我同楊哥到獨龍岡，糾了東人來，方纔安穩。計議已定，消停兩日。杜興、楊林取路到濟州，行了兩日，一小市鎮上見一個人與人廝鬧。楊林看時，却是一枝花蔡慶，攔開

眾人問道：爲甚麼在此廝鬧？蔡慶道：一位來得正好。昨晚我同這夥人在店中安歇，我先出門，他趕來，賴我拿他甚麼行李。楊林大喝道：這是我的兄弟，你們爲甚麼賴他？拽拳便打。那夥人道：不曾賴他，晚上同寓不見了行李，問他一聲，可曾見這位客官？便要廝打。楊林道：他是清白漢子，可是拿你行李的？看的眾人相勸，問了楊林，問道：你到那裏去？一向在那裏？蔡慶道：哥哥沒了，我不願爲官，原住在北京，一個舅舅在凌州做知州，總是閒在家裏，思量去打個抽豐。杜興



楊林道如此甚好我們一同行蔡慶問你兩個在那裏相會到濟州做甚杜興把孫立寄書爲着橫事刺配殺了玉娥舍人的話說了一路同行同歇不一日到了山東分路的所在杜興道我兩個到獨龍岡你到凌州住幾時若回家去必打飲馬川經過千萬到山寨裏一會三人分別不顯却說馮舍人伴當到彰德府首告差人到草料場拿那杜興早已逃去了星夜趕到東京馮彪知道兒子被殺又苦又恨細問根由伴當將囚徒杜興勾引响馬的話說了馮彪道既

是杜興自有下落稟過童樞密一面行文到彰德緝拿响馬一面行文到濟州勾攝杜興主人李應要他身上根捉杜興說那濟州知府接得樞密院文書要捉李應喚緝捕使臣商議使臣稟道那李應有萬夫不當之勇容易拿不來必須太爺自去只說拜他哄出來方好拿得知府便擺執事帶了一百多衙役到獨龍岡却說李應雖知杜興刺配彰德有兩三個月不通音信其時秋末冬初正在家裏收拾稻子上倉只見本府太爺來拜慌忙出迎知府到廳上正要參

初假本  
守假拿今



見知府道樞密行文有件要緊事到府間去說衙役簇擁便行李應脫身不得只得隨去到濟州城內知府陞了堂說道你主管杜興縱容他刦殺了馮指揮合人童樞密要你身上送出杜興李應分辯道杜興刺配彰德隔着三千多里從來不通音耗那裏去尋他知府發怒道你和他同是梁山泊餘黨自然窩藏在家推不得乾淨今日且不難為你暫時監下我申文到樞密院自去分辯李應到監裏尋思道怎又做出事來連累着我只得把銀子分贖獄中那節級人

受苦  
丁逃走

等曉得李應是大財主要趁他錢財並不難為不在話下却說那蔡慶到凌州舅舅已陞任去了盤纏使盡回去不得思量到獨龍岡尋楊林杜興取路到濟州却好會着楊林說道我舅舅陞任沒有盤纏要回不能正來尋你楊林道李應已被濟州太守拿去監在獄裏杜興先把人眷家資同庄客護送到飲馬川去了我要到濟州去救李應出獄正無幫手你來得甚好且去尋個客店歇下楊林道莫若如此如此方可救他蔡慶道有理次日下午來到監邊對獄卒道



我們是東京樞密院奉差到濟州公幹聞得李應監  
在裏面與他有舊要看他一看煩你開門獄卒受過  
李應大注錢的不敢推托開門放進見李應悶悶地  
坐在牢房見了楊林蔡慶倒噤了一驚楊林低低說  
道我和裴宣杜興做了這樁事恐怕連累你到獨龍  
岡報信不料先監在這裏杜興先把寶眷家資護送  
到飲馬川了若解到樞密院性命難保不若這裏如  
此用計方可脫身李應大喜把五兩銀子與節級道  
我不久要解到東京一向承你們看待今日有個朋

友樞密院差來公幹順便來看我要煩你置備酒餚  
款待則個節級依允不多時擺到齊整請楊林蔡慶  
和節級小牢子一同暢飲又分給牢中一般罪人節  
級小心封鎖獄門停當噤到歡暢李應起身向節級  
牢子各敬一大盃不覺口角流涎昏迷不醒聽得焦  
樓上鼓打三更李應楊林蔡慶爬到牆頭上撥開荆  
棘一同溜下正要移脚只見兩個人提碗燈籠手執  
棍棒是巡更的喊道有人越獄了李應把那人下頰  
上一擡羊撇頭倒在地上那個再要喊時楊林早已



蔡慶人偏  
如此整暇

拔尖刀夾耳一剮也倒在地兩下裏並無動靜蔡慶  
提了燈籠李應楊林拿了棍棒認作巡更的公然出  
了大街又轉過小巷黑影裏有人輕輕語響道此時  
城門未開家中倘或追來怎處蔡慶搶步向前一照  
有個年少婦人青布兜頭在前一個漢子背一包袱  
跟着蔡慶大喝道背夫逃走麼那漢子丟了包袱望側  
邊巷裏一溜烟走了楊林扯住婦人那婦人慌了雙  
膝跪下說道一時錯見被他拐出饒了我罷楊林問  
道你住在那裏那漢子姓甚麼婦人道那漢子姓施  
是奴的表兄丈夫出外經商奴被婆婆打罵不過私  
自要他領到娘家去不是逃走楊林道分明與表兄  
通姦逃出還要抵賴我們饒你不扯見官你快些回  
到家去那婦人致謝不盡楊林提了包袱笑道我們  
尋更有功捉得一起奸情李應道且到城門邊看開  
也未開透到城邊却好鷄唱坐了一回城門開了黑  
影裏闖出城走了五六里到一小山脚下天色漸明  
楊林道奪這包袱且是沉重不知其東西在裏面打  
開一看有幾件女衣裹着三弔銅錢并釵鬟首飾說



道且拿這銅錢路上買酒。弊重新包好，棄了燈籠，棍棒一同趕路。說說笑笑，早行了六十里地。面官道邊有座酒店，挑出望子進去買些酒。弊再走，揀副座頭坐下，叫酒保打五斤酒，大盤牛肉來。走了這半日，肚中飢餓，狠吞虎嚥，喫了一回。見上面一個人，軍官打扮，身軀雄壯，一部落腮鬚，獨占一副座頭。下首四個家丁，又在一副座頭上喫酒。那軍官拱手問道：列位從濟州來，不知還有多少路？可趕得到麼？要去提一重犯蔡慶接應。道：上下貴處，要提甚重犯？那軍官未

及答應家丁便道：我家爺是童樞密標下馮都爺爲着小舍人在彰德府被响馬害了，打聽得梁山泊餘黨撲天鵬李應的主管，因移文去提，不見解到。都爺親自下來，併濟州官府提到東京，與小舍人報仇。李應三個聽了，做聲不得。支吾了幾句，楊林算還酒錢。出門便走，只見一個鋪兵背着黃袱公文，急走進店。劈面把李應仔細一看，叫酒保快些打角酒來。弊了要遞一角緊急公文。昨夜李應越獄走了，在獄牆邊殺死兩個更夫。本府要申到樞密院去。那軍官跳起

三  
卷



來道。怎麼說李應越獄走了。鋪兵道。方纔出門的好。像是李應。若拿住。倒有三千貫賞錢。家丁道。不消說了。這三個人見我講了。慌忙出門。又這個潤臉的正。是殺小舍人的。我認不真。不敢聲張。馮彪喚鋪兵做。眼同家丁。拔出腰刀。飛也趕來。叫道。劫賊不要走。李應三個回頭看時。已到身邊。雖藏暗器。却不中用。急閃入林子裏。鋪兵再一認。喊道。正是李應。那馮彪同家丁也。透入林子。輪刀便砍。李應事急。智生見有株。松木橫在地上。拿起來。對面一掃。一個家丁手中的。刀拿不住。掃在地下。楊林急忙拾起。舉手相迎。李應又將松木儘力一擡。那馮彪抵當不住。一個腳踢跌。倒在地。楊林一刀。斫開腦袋。死于地下。那家丁不敢向前。恨命跑了。鋪兵走得遲些。也被楊林殺死。李應道。若沒有這根松木。我三人性命休矣。恐怕地方知道。追來急急走了。那四個家丁。回到店中。說家主鋪兵被殺。店家嚇了一驚。日已平西。到濟州不及。就在店中安歇。次早回到東京。去報童樞密。叫地方店家去濟州百報。不在話下。有詩嘆道。



父當垂訓

子宜幹蠱

父子兇淫

死非其所

却說李應二人脫了險難曉夜趨行于路無話到了  
飲馬川裴宣杜興接着不勝之喜告訴店中遇着馮  
彪殺死在林子裏各各驚喜李應見家眷已在說道  
本等我已重整家業不圖甚麼了偏又湊出這事來  
今已住手不得須索整頓山寨成一規模裴宣道小  
弟已聚得二百人在此五里之外有座龍所崗岡上  
有一佑聖觀香火極盛有個強人喚做畢豐殺了道

士佔住觀中倒聚五百嘍囉錢糧廣有我舊時有個  
小頭目熊勝在他手下前日來對小弟說那畢豐是  
任原的徒弟在泰安州嘉會殿上被燕青撲翻與梁  
山泊是世仇見我這邊立起營頭要來吞併這是肘  
腋之患不若我們先下手驅除了他拾過嘍囉方得  
安穩李應道我們立脚未定先料理一番且看機會  
連日砍伐樹木造起房屋築了寨門隘口置辦馬匹  
衣甲器械粗粗完備那熊勝又過來說道畢豐有勇  
無謀極貪酒色不恤士卒用刑嚴酷盡皆離心前日



到山下搶了一個女子名喚王媚娘是大戶人家女兒終日迷戀昏醉不醒我原是頭領舊部有心歸附在那邊做內應今夜過去軟進硬出無有不勝李應裴宣大喜重賞熊勝叫他先去策應三更准到龍角山熊勝自去了當下李應裴宣揚旗領一百嘍囉去劫寨留蔡慶杜興看守二更時分取路到龍角山來其時正是臘月下旬嚴霜滿地萬木凋枯那殘月在東山邊吐出寒光皎潔李應上了山崗那龍角山生險惡只有一條小路崎嶇陡絕將到寨口熊勝與

心腹二十餘人守住對裴宣道此人還和王媚娘在那裏飲酒待我領路悄悄進去李應裴宣楊林各執器械從大墩側邊轉到餐霞軒窓縫裏一看見畢豐半醉抱王媚娘在懷裏遞一口兒喫酒王媚娘道你說三日後送奴回家今有十來日子怎留住不放畢豐道這是哄你的話要你永远做個夫人在此有甚麼不好我劫得一百顆大湖珠在這裏與你穿戴媚娘道爹娘在家啼哭放心不下畢豐道明日請來在這裏一處過活又哺酒與他喫媚娘道喫不得了饒



了。奴罷畢豐道：「昨晚那椿怪你討饒，我今夜再不饒你。」李應大怒，喝道：「賊子，這般無禮！一齊擁入。」畢豐見不是頭，推開媚娘，往軒後窰子裏一跳。裴宣趕去，已爬上嶺頭了。裴宣也跳出去，畢豐黑影裏一閃，不知去向。王媚娘慌忙跪下，李應說道：「你不要慌，送你家去。」熊勝喚聚嘍囉，到大殿上，款拜李應道：「那賊子走了，留着後患，不可不追。」遂同裴宣、楊林、熊勝叫嘍囉點起火把，四下搜尋，不見影響。道：「造化！這賊子對衆嘍囉道：『你們肯隨我到飲馬川麼？』同聲的道：『畢豐不

仁。』久欲敢去，見熊勝說頭領極有義氣，情愿跟隨。」李應道：「既如此，可收拾了同去。」搜出三五千兩金銀兩，倉米穀三十匹好馬，器械衣甲，都叫馱回飲馬川。楊林要放火，李應道：「不可。千年香火，慢慢尋道士來，與復叫熊勝同自己兩個小頭目，送王媚娘還家。媚娘拜謝而去。天已大明，回到飲馬川，宰豬殺羊，拜賽神明，犒賞嘍囉，商議坐位。李應道：「這飲馬川是裴大哥舊日基業，原請坐了。」裴宣道：「大官人英雄無敵，况梁山泊上天數定的，豈可再議？」自然聽受號令了。李應



水滸後傳  
推不得坐了第一。裴宣第二。要請蔡慶坐第三。蔡慶道：「小弟正有一言相稟。衆人側耳聽着。正是草莽羣英。方復業。烟霞仙客。更同波。不知蔡慶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林興認得楊雄。要修書討時遷。因與祝家庄交惡。今又爲孫立寄書。而餘波累及李應。兩番皆爲主。管受禍。毫無怨言。非僅收拾箇子上舍之田舍翁也。越獄追逃。極善題目。做出極新文字。乃知操觚家必要另揀題目。止是拙筆無可見長耳。

水滸後傳卷之七

古宋遺民著

馬石山樵評



第六回

飲馬川羣英興舊業。虎峪寨翻法辱黃冠。却說李應、裴宣在飲馬川讓定坐位。要請蔡慶坐第一。蔡慶道：「我兄弟兩個是北京行刑劊子。沒甚材具。因救護盧員外。蒙宋公明挈帶上山。不幸征方臘。哥哥死了。單有小弟一人。有老母賤眷在家懸望。况我



在此沒用。偶然路上遇着杜楊二人，救出大哥。這裏到底不是了局，只得容我別去。李應道：「既然如此，不敢相強，再從容幾日送行便了。」楊林遂居第三，杜興第四。李應初到飲馬川，併了龍角山這枝人馬，許多財物大加整理，竟成了一個局面。過了幾日，蔡慶堅執要行，取出金銀相贈，送至路口而別。不說四個在飲馬川聚義，只講蔡慶背上包裹，獨自一個取路回北京，飢餐夜宿，走了兩日到虎峪寨地方，是一個大市鎮，都是富戶居住。到市上時，只見大石場上搭起

兩座高臺，懸旌結綵，如迎神賽會一般。下面圍繞老幼男女，約有千數多人，都望臺上觀看。蔡慶也立住了脚，分開衆人，望上一望，只見東邊臺上坐着一個道人，四個侍者。西邊臺上坐着一個道士，四個侍者。看那法官，怎生模樣：

魚尾冠，雲鶴氅，編緇銷金眉，濃臉瘦蓬鬆。一雙鳳眼，口潤唇掀，閃爍兩莖那視眼。

法鈴搖動鬼神愁，寶劍掣來天地暗。

再看西邊臺上，也坐一個道士，並無侍從。如何打扮：頭縮雙丫丫髻，腰繫八卦葫蘆，雜色絲絛寬繫。



道袍香皂、淡青行纏、紫穿草屨、爛斑面上猶存  
殺氣、胸中常養天和。

蔡慶定睛一認、却是混世魔王蔡、瑞尋思道、他如何  
在這裏弄着把戲、且不叫破、怎地又見中間高  
桌上、六個官人、長髯、鬚鬚、相貌魁梧、朝着兩邊臺上  
拱手道、小可難得二位、長降臨、許多人在這裏看  
演妙法、只求冬、是道高德重、闖得勝的、便  
建造仙院、情愿拜爲師、終身供養、那東邊臺上、法  
官道、貧道是當今、拜爲師、通真達靈先生、休

授的法侶、蒙檀越們一向優禮、今既有野狐  
來闖法、須索與他對壘、倘贏了他、要拿去見  
不可放他走了、那樊瑞接應道、小道偶然雲  
聞得仙長道法、特來請教、並無爭競之心、今  
日萬目同觀、倘小術勝時、不過遊戲一番、飄然而去、  
請仙長先施神技、不必多講、那法官便接待侍者所捧  
的劍、向空中畫一道符、口中念念有詞、忽然天昏地  
暗、白日無光、巽地上起一陣狂風、半空裏震一聲霹  
靂、跳出一隻白額、吊睛斑斕猛虎來、竟到西臺上、咆



哮剪尾撲這道人只沿一尺多近不能到身道人把手一指喝道孽畜還不現形霎時變做一張黃紙一口氣吹入雲端去了那法官搖着法鈴道聲疾又現出一條黑蟒約有三五丈長短目光如炬口吐毒霧把道人頸上蟠緊昂起頭來舌尖如閃電一般撲入道人鼻孔看的人都道這番道人的性命休了蔡慶身冷汗看那道人不動聲色將手勒住黑仙氣霎時又化作一條草索擲于臺下衆人不知那法官見毒蛇猛虎害他不得心下想道

此法術他決躲避不得把兩手空中一撒令頃刻間漫天撲地數萬赤頭黃條拖着螯尾翅轟轟如雷的叫裏滿道人叮的叮刺的刺騰騰烈火滿天通紅道人動也不動袖中摸一小石子向北方拋出再把拂子一展一聲霹靂震得屋宇皆動大雨如注火光頓滅那些黃蜂盡是稍批隨雨而散那臺下看的人身上並無一點雨兒盡皆驚異那法官法力已窮無可奈何思量下臺走路道人叫道山長還有什麼奇術再請賜教一番小



道也有些小技不敢唐突但既蒙先施也只得畧做  
一二件與衆位看官消遣一消遣不知可否臺下的  
人一來要看法術二來抱不平齊聲道二位師父原  
說賭賽則他贏不得你禮無不答自然該顯手段我  
們自有公道哩說聲未罷只見道人在葫蘆內取出  
個桃核兒喚看的人在臺邊掘一土坑將桃核埋着  
又蓋上泥土把一杯水念了咒語澆在土上須臾生  
桃樹繁簇簇開的滿樹花結三顆桃子其大  
紅灼灼道人把手一招雲端裏冉冉走下一

個美女來綽約仙姿淡耕道服非世間美貌可比輕  
輕把纖手摘下桃子袖裏拿出個金鑲白玉盤瓊娜  
娉婷走到東邊臺上深深道個萬福啓一點朱唇露  
兩行碎玉爲嬌囀的道符兒是王母娘娘殿前  
司香玉女慧眼觀來知仙長在此演法特遣送蟠桃  
三顆食了長生不老法官見玉女天姿國色細語柔  
聲不覺凡心頓起正要伸手來接驀有一位天神青  
面獠牙身長丈餘頭戴束髮冠腰繫虎皮裙手執狼  
牙棍騰空而來把法官夾領揪住望臺下一丟暈倒

可見玉女  
之旁定有  
書面獠牙  
之將世人  
自不識耳



在地天神不見。女都不見了。侍者慌忙跳下扶起兀目昏送不醒。雞鳴後邊去了。衆人拍手大笑道：「好一位道長，有這樣手段，我們從不見一鬮而散那高桌上。官人便請道人下臺，倒身下拜道：『弟子肉眼凡夫一向敬那郭某神仙，不料師長有此神法，屈到舍下奉齋講教。』」人笑道：「何足爲奇，不過幻術那法官自逞其能，畧畧取笑而已。貧道開雲野宿，不敢過叨就此告別。却好蔡慶走過，相見道人，見有人在旁，不好開問。來踪跡說道：『適遇敝相知，還要說語，遂稽首。」

而別那官人那裏肯放，扯住道：「見了活神仙，豈可放過這位貴友，不妨同請到靜室細談。」邀進廳堂，重新叙禮，卽設齋相待。正要叩問修真之奧，家人報道：「童樞密遣差官要見那官人，起身道：『天色已晚，請到雲房安歇。明日竭誠奉叩，說罷自去。』」樊瑞蔡慶到雲房，蔡慶便把從前事跡說過。我要回家，在此經過，見是兄長，看演了半日的法，端的爲何與他相關？樊瑞道：「我不願爲官，雲遊訪道，得遇異人傳授五雷正法，要去訪一清道人，結茅名山，也在此經過，聞得那官人。」



姓李名良嗣是個豪俠富戶結識權貴思量幹立功名更一心好那法術那法官姓郭名京是個破落戶投在林靈素門下傳些小術騙人李良嗣一見欵住甚是欵敬我聞他名到來相訪不意郭京十分忌刻要與我打賭賽故顯些手段羞辱他一番此端不是久留之計我與我們早行罷兩個自宿歇不題再說李良嗣接見樞密差官以禮相待差官道聖樞密新奉聖旨統領大兵鎮守北京防備大遼中興之日林靈素先生說有個門下徒弟郭京薦在樞密府効用

聞知在府上特來相請李良嗣忙使人與郭京說知那郭京受了這場虧渾身疼痛睡在牀上呻吟不絕聞得樞密府相請慌忙掙扎起來與差官相見謝道蒙恩相見收又煩尊駕枉迎便當告辭只是受了一個賊道的氣身子動彈不得過三日自叩轅門差官便問何事受氣郭京道李大官人是當今第一個豪傑胸藏韜畧武藝超羣貧道極承欵待只是不辨賢愚凡江湖遊食之徒一槩收留不知那裏這個賊道妄與我鬪法被他使個障眼法兒把我閃了一跌腰



勝損傷甚是狼狽。差官笑道：先生，你與他鬪法，何不先使個障眼法，教他睥睨反目？了虧那郭京滿面羞慙，無言可答。李良嗣道：郭先生遣猛虎毒蛇黃蜂烈火，却也利害。誰知一毫動他不得，他取個桃核埋在地，下頃刻長株桃樹，結下三顆蟠桃。雲端裏走下玉女，容貌非凡，摘來獻與郭先生，只道是美意。誰知閃出一員天將，猙獰可畏，把郭先生望空一擲，因此受傷。差官道：這道人如今在那裏？明日我去拜他。李良嗣道：我留在雲房安歇，還要傳授他的法術哩。差

官跟個家丁在旁邊聽了，私自走到雲房門首，一張見道人正與蔡慶在燈下細談，仔細一認，急急走來說道：那道人不是好人。李良嗣道：怎見得家丁道我到雲房悄悄一看，道人不認得那個同他講話的，却是殺我馮都爺的喇馬。若是好人，怎與喇馬相識？差官驚駭，問起根由。家丁便把小舍人在彰德破喇馬楊林杜典所害，馮都爺自到濟州，提那李應酒店裏遇着舖兵，認得趕去林子裏被他殺死。這個人姓名不曉得，而龐認得真的。目今童樞密正要捉李應楊



林杜興拿了這個人那一個自有下落郭京乘機說道李應楊林是梁山泊餘黨阮七孫立又鬧了登州害了楊太守一門良賤楊太守奏過天子要發兵征勦李應殺了馮指揮父子重造迷天大罪那道人會使妖法自然梁山泊上公孫勝可李大官人素懷大志進取功名何不乘此順便拿了公孫勝和那响馬解到樞府一定奏請賞授官爵若是放他走了日後根究起來曉得在你家裏推不得乾淨差官亦思量請功說道郭先生之言甚是玄理李良嗣也動了

功名之念說道拿了梁山泊餘黨除却朝廷大害真可作進身之階只是他道法高強倘然失誤是畫虎不成怎麼處郭京道不妨我們妖術單怕狗血人尿叫人圍住他在睡夢裏把穢物渾身一淋他便施展不得甕中捉鱉手到拿來當下算計已定到三更時分喚庄客家丁各持刀杖把雲房守住安排污穢之物打進去拿那道人却說樊瑞已先曉得有人窺探便自存心對蔡慶道今晚須防人暗算不要脫衣服取兩塊泥土念個密咒與蔡慶捏着道若有動靜我



笑林有解  
子押賊賊  
東瀛子熟

們竟走人不看見此是土遁之法果然三更郭京當  
先領着家丁庄客點了火把直擁進來樊瑞蔡慶早  
已起身閃在一邊眾人對面不見樊瑞望着郭京面  
上吹口氣一時昏迷倒在牀上樊瑞扯了蔡慶竟出  
大門說道差官說童貫鎮守北京你同李應殺了馮  
彪今被家丁認得定然安身不牢我護送你到家搬  
了家眷且到飲馬川我也不去尋公孫勝暫住山寨  
蔡慶聽允趁黑夜同去了却說郭京昏倒在牀眾人  
把火一照見道人縮着雙鬚鬚聲如雷眾人將穢物

套其頸公  
文納諸懷  
中逸去解  
子醒云賊  
已在此我  
往何處然  
則郭京應  
云細的是  
道人不是  
我也

滿牀一潑取麻索緊緊綁縛只不見了响馬扛到前  
堂那郭京大喊道細的是我眾人看時原來果是郭  
京渾身血污臭穢難聞盡皆吃異道分明牀上睡的  
是縮兩丫髻道人怎變做郭先生奇怪得繫李良嗣  
急叫把繩索解落將湯水洗淨換了衣服那郭京受  
這兩番荼毒皆是自取其累啞口無言差官道道人  
走了不消說明日去見樞府再作商量次日李良嗣  
備了金珠彩段同郭京差官騎着馬到了北京差官  
先進稟明少頃大吹大擂開了轅門兵威好不整肅



差官引李良嗣郭京拜見呈上贄見禮物童貫看過  
收進見李良嗣一表威儀動問道本朝向與大遼和  
議交好爲宋江去征伐一番惹動兵戈目今命大將  
統領雄兵要來復仇侵犯北界朝廷特簡本樞鎮守  
現奉勅劄收錄賢才果有奇謀異策卽填御勅除授  
顯職一體重用久聞足下英才武畧當今賢士今蒙  
賜顧有何良圖李良嗣恭身答道山野鄙夫不揆固  
陋蒙恩相下問敢不直據愚悃那燕雲十六州原係  
燕雲土因石晉求救割地爲賂太祖時興兵

恢復潘仁美違了節制敗于蕭翰之手真宗朝澶淵  
之役虧寇準力勸御駕親征方得講和宋江輕挑邊  
釁致背前盟故來侵犯思復前仇恩相且按兵不動  
謹守封疆卑末有一條奇計取燕雲如拾芥滅遼國  
如破竹使朝廷開拓萬里之地恩相享茅土之封不  
識可上聞否童貫大喜邀進密室殷勤致問李良嗣  
道大金國主雄踞東方兵已滿萬天下無敵何不遣  
一介使臣從登萊汎海渡鴨綠江深加結納兩面夾  
攻滅遼之後燕雲十六州仍歸中國那時議加歲幣



一如納遼故事。金主必然喜允。那遼國平州守將張  
穀。涿州留守郭藥師。與甲末爲同盟契友。待掉三寸  
不爛之舌。說他來歸。則遼之藩籬已撤。首尾不能救  
應。豈不立時殄滅。童貫聽了。以手加額。道天祚大宋  
生此良士。一聞金石之論。頓開茅塞矣。卽具本奏聞。  
重封官職。先署樞府叅軍。贊畫機務。郭京因林靈素  
見托。亦留軍中。効用自此。李良嗣言聽計從。恨相見  
之晚。一日商議軍務。良嗣乘間說道。滅遼已有成算。  
不必過慮。倒是宋江餘黨。重復嘯聚山林。爲禍不小。

前日郭京在甲職家裏。有一道人。要來闢法。同伴一  
個人。是和李應殺馮指揮的响馬家丁。認得要拿解  
到樞府。不料使妖法遁了。這道人畢竟是梁山泊的  
公孫勝。今在二仙山紫虛宮。若不勦除。日後與遼國  
交戰。倘然乘機竊發。反爲心腹大患。童貫道我。倒忘  
了阮小七。孫立。佔了登雲山楊太尉兄弟。受害李應  
又殺我心腹馮彪。今公孫勝廣行妖法。着實攪亂。不  
可不捕。卽差標下統制張雄。領五百兵馬。郭京爲鄉  
導。先到二仙山擒拿公孫勝。然後進勦李應。阮小七。



李良嗣奉着鈞旨，就撥張雄領兵前去，分付郭京道：「你不可怠忽，防他妖法。」郭京應諾而去。却說公孫勝自從汴京辭別宋公明，朱武拜為師父，回到二仙山，過了幾年，老母亡過，羅真人亦遂羽化，安葬已畢。自築一小庵，在紫虛宮後，喬松翠竹，曲澗小橋，甚是清雅。與朱武終日修煉，爐火參究，內丹道業愈高，心怡神曠。時當重陽佳節，丹楓滿林，秋氣高爽，兩人釀下椰子酒，炊熟松花飯，筍脯嘉蔬，消梨雪藕，面着東籬黃菊，相對而飲。公孫勝道：「我本世外閒人，因應天罡之數，不由不出頭做一番事業。還虧見機得早，跳出火坑，我和你今日嘯傲烟霞，嘲風弄月，何等自在。宋公明滿腔忠義，化作一場春夢，豈不可傷。又飲過數杯，敲着漁鼓板，唱道：

家未必  
匪勝此

之數不由不出頭做一番事業。還虧見機得早，跳出火坑，我和你今日嘯傲烟霞，嘲風弄月，何等自在。宋公明滿腔忠義，化作一場春夢，豈不可傷。又飲過數杯，敲着漁鼓板，唱道：

心上莫栽荆棘口，中設設雌黃。逍遙大地盡清涼。丹汞鼎爐自養。世事干戈棋局，人情蕉鹿滄桑。浮雲富貴亦尋常。且把恩仇齊放。

兩個唱罷，拍手大笑。只見小道童慌慌張張趕來，叫道：「師父不好了，紫虛宮有兵馬圍住，兩個將軍把本



水滸傳 卷二 三  
宮住持拿着說奉童樞密將令要來捉師父住持說  
在小菴領兵同來了公孫勝朱武連忙立起使個躡  
身法倚在松樹邊看個下落張雄郭京押了住持入  
小菴不見山前山後各處搜尋並不見踪影住持道  
公孫先生自居小菴不在宮內這幾年從不見下山  
恐怕誤認了郭京喝道胡說他親與我鬪法鬪了虎  
峪寨與李應殺了馮指揮奉聖旨來拿的不是小可  
兀自離畔擺設酒餚在此賞菊你這賊道先知風放  
他走了拿你去見樞密爺重按軍法叫把住持鎖了

縱軍士把宮內錢糧衣資擄掠一空而去公孫勝搖  
着頭道奇怪我遁跡多年未嘗下山並不接見一人  
那裏有甚麼虎峪寨殺甚馮指揮好沒頭腦害這住  
持受累朱武道我前日下山買香有人傳說飲馬川  
重聚強人十分興旺或者李應當真在那裏惹出事  
來也不可不知只不該牽到師父身上來總是這裏安  
不得身了且到飲馬川探個虛實再覓名山洞府棲  
身却不是好公孫勝依允進菴收拾行囊同朱武從  
僻路下山到飲馬川不多兩日路程已至山邊果見



刀鎗密布旌旆悠揚到關上通了姓名嘍囉進報元  
來樊瑞蔡慶已先到了寨裏一同出迎到聚義廳相  
見李應滿面笑容說道二位師長已作世外神仙不  
似我等復櫻患難雖時常想慕急切裏不能相會今  
日不知甚好風吹得到此真是喜從天降公孫勝道  
我兩個久離塵跡高臥白雲重陽那日對菊小飲不  
意童貫差兵將拿住紫虛宮住持說貧道使妖法鬧  
虎峪寨地方和大官人殺了馮指揮一些頭緒不曉  
請問衆位爲甚緣故重聚于此李應便將登雲山孫

五奇書杜興刺配濟州越獄林子裏殺馮彪的事說  
了公孫勝道這是一件也與我無干那虎峪寨又是  
怎的樊瑞笑道這是我的事我來尋訪師父路經虎  
峪寨李良嗣家與郭京鬪法作弄了他蔡二哥偶然  
遇着家丁認得同李大官人殺馮彪的要來捉拿被  
我使遁法走脫想是他們猜道梁山泊上只有公孫  
先生會行道法故此認錯了公孫勝方纔省得說道  
怪道來的將官說道親與我鬪法想是郭京了只是  
爲甚做了將官樊瑞道童貫鎮守北京郭京是林靈



素門下薦與童貫那晚差官來請想是在童貫標下  
了李應道朝起昏暗奸黨專權把我兄弟們害得零  
落無多還近得一個不容雖然錯認了先生也是天  
假其便今承到此正好原照梁山泊上舊位請先生  
居尊其遵約束公孫勝道貧道已離世網心似寒灰  
不復燃矣因事體模糊不知來歷特來貴寨討個實  
信今已明白卽刻告別再擇名山潛身遠害了李應  
道弟兄們還多倘然惹出事來又錯認了先生不能  
安身怎處小弟有個兩便的善策在此公孫勝道請  
樸天鵬說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樸天鵬說出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鬪法是釋乘常例因要惹出公孫勝來故借此敷  
演且提起趙良嗣郭京爲宋朝失兩河之敵是一  
部大頭腦



第七回



李良嗣條陳因賜姓。鐵叫子避難暫更名。  
却說李應要留公孫勝朱武在山寨裏。二人不肯便。  
要別去。李應道。師長既愛清閒。那飲馬川形勢非凡。  
山後高峰下面。有一白雲坡。地面平坦。兩道瀑布飛。  
到坡前。匯成澗澗。苔石嶙峋。四圍有千百株虬松。參。  
天蒼翠。就在坡上建個小院。請師長在內清修。自送。  
供給。有事則請教。方畧無事則閉門參究。豈不是兩。  
便之策。衆人齊聲稱善。公孫勝就要去看。李應陪到。



道可盜非

白雲坡果然一派景致。不讓二仙山。公孫勝方肯住下。駕起座竹橋。結個茅菴。前臨碧澗。後枕蒼崖。花藥紛披。禽聲颯颯。公孫勝朱武令小童炊爨。不要送供。給蔬食。清香安穩。下過得五六日。忽然探事嘍囉報上山來。道有一二兵馬。急急來。浩浩蕩蕩。殺透山邊。來頭領李。應喚楊林杜興緊守寨柵。看他動靜。未可出動。元來郭京張雄鎖押紫虛宮住持去。回覆童貫道。公孫勝在那裏賞菊。這紫虛宮住持先通風放他走了。因拿這住持來。回覆住持。

分辨道。公孫勝自居小菴。與本宮不相往來。他自遁去。與小道何干。童貫道。他遁到那裏住持。道間得李應。在飲馬川。哨聚他是同黨。或者在那裏。童貫道。李應少不得要勦滅。再差都統制馬俊。領二千兵。一併同李應。擒來掃清山寨。不可失機。當下將住持攆出。馬俊同張雄郭京領兵殺到飲馬川。見山勢峻峭。不敢攻打。只在山邊播旗吶喊。到下午時分。忽聽一聲砲响。李應全身披挂。背上插五把飛刀。提着點鋼鎗。左有樊瑞。右有楊林。三騎馬飛出陣前。郭京指着樊



瑞道。公孫勝。你這賊道。兩番使妖法走了。今天兵到此。快快下馬受縛。樊瑞笑道。你這天將。摔不死的賊。真見鬼了。我是公孫勝。你若遇公孫勝。還死得早哩。郭京大怒。做勢要出馬。張雄恐他失了銳氣。仗大桿刀。劈面砍來。李應接住。戰了十餘合。李應拖鎗便走。張雄不知是計。飛馬趕來。李應覷得較近。暗擧飛刀。正中肩上。負痛抱鞍回陣。樊瑞揚林催動。嘍囉衝殺過來。馬俊抵當不住。官兵自相踐踏。傷者甚多。忙退十里下寨。計點軍士。折了三百餘人。商議道。賊寇兇

勇難敵。敗了一陣。且安歇一宵。明日申文去討救兵。方好。却說李應得勝而回。公孫勝朱武知有兵到也。來寨中。李應道。這些疲兵小將。何足道哉。便是童貫自來也。殺他片甲不回。朱武道。他折了一陣。銳氣已喪。兵貴神速。今夜分四路埋伏。去劫大寨。使他隻輪不返。童貫害怕。再不敢撩撥了。李應彌善。遂遣楊林杜興樊瑞蔡慶分頭埋伏。二更時分。李應自擣中軍。到得寨口。分開鹿角。大喊殺入。畧無准備。張雄馬俊在睡夢裏聽得。馬不及鞍。人不及甲。李應衝到一鎗。



把馬後刺死張雄望寨後脫去，喊聲四起，楊林樊瑞各路團團裹攏，那些軍士殺的殺，逃的逃，如疾風亂掃，敗葉只不見了。郭京剩下的衣甲器械馬匹糧草，盡數搬回，置酒慶賀。不題。却說張雄只得領了殘兵回報童貫，大怒欲起大兵，親自征勦。忽邊報甚緊，大遼兵到邊，監守將攔當不住，乞發大兵遣將救援。故此中止，又接中書省行下文書，前日具題李良嗣破遼奇策，着到京陛見。具陳可否。童貫即發勦合着良嗣馳驛進京，設宴餞行，說道：「叅軍復中華之疆土，建

願住好挂  
下文

蓋世之奇功，在此一舉。朝中軍國重事，俱是蔡太師判決。我有密啓，端薦叅軍宜先晉謁太師，備陳事宜。面聖之時，方好贊勸。李良嗣領諾拜別而去。不一日來到東京，叅謁蔡京，呈上密啓。蔡京道：「叅軍此計，真有旋乾轉坤之功，可稱千古劍。此得功來，自然膺授顯爵。連老夫與童樞密俱有榮施，只是科道中有幾個古板的官兒，定然上疏阻撓。面聖之時，須要明白敷陳，條析利害。李良嗣再拜道：「卑職蒙太師獎拔，當竭犬馬之力，矢心報効朝廷。但一得愚忱，不過



草茅管見還求太師指教。蔡京和顏送出。次日五更早朝。道君皇帝駕御邁英殿。關門大使引進李良嗣。山呼舞蹈拜畢。道君皇帝親降玉音。道覽童貫所奏。卿建議破遼之策。不知果有成算否。李良嗣叩頭啓奏道。燕雲十六州已淪沒二百多年。不見光風化日。今遼主微弱。將驕卒惰。正是天亡之際。况金國勁氣方張。近日與遼國構成嫌隙。遣使航海與彼連和。兩面夾攻。易如拉朽。陛下英武聖文。豈但車書一統。遠過漢武。秦皇將見協和萬邦。媲美唐堯。虞舜。道君龍

張利口之  
覆邦家者

顏大悅道。天生奇才以佐朕躬。功成之日。定授節鉞。傳旨先授秘書丞。賜姓趙氏。趙良嗣俯伏謝恩。左班中閃出一員大臣。緋袍象簡。啓奏不可。衆官視之。乃叅知政事呂大防也。道君皇帝道。何爲不可。呂大防正色道。遼國與本朝爲兄弟之國。和議已成百年。一旦撤其藩籬。而近虎狼之金。他日難免侵凌。趙良嗣草莽之人。不識朝廷大體。事宜速寢。若貪一時之利。他日悔之晚矣。趙良嗣道。遼已敗盟。今遣十萬大兵。侵犯北界。猶然守株待兔。歲加納幣。所謂齎寇糧而



據公論古  
來獨斷之  
君每至敗  
事徵宗文  
其二矣

資盜兵也。莫若以納遼之幣歸之于金。坐復燕雲。故  
土正合遠交近攻之計。事機一失。時不再來。唯望宸  
斷。蔡京道琴瑟不調。則起而更張之。滅遼之後。與金  
交好。安有後悔。道君皇帝變色。道呂大防輔弼之臣。  
只圖尸位食祿。無經國遠猷。齊桓公小國之君。尚能  
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朕撫有四海。不得刷白溝之  
之耻。敢有再諫者。加以上刑。此退呂大防。蔡京奏道。  
趙良嗣既建奇策。全國通問使。就差他去。庶應對無  
誤。不辱君命。所有應用禮儀。乞降聖旨。勅該部料理。

趙良嗣正

擇吉啓行。趙良嗣謝恩退班。致謝蔡太師各部奉旨。  
不敢遲慢。宣和二年二月吉日。辭了朝拜。別蔡京。差  
人回覆了童貫。意氣揚揚。一路馳驛。至登萊下海。到  
全國議定封疆。歲幣出兵夾攻之期。就同全國報問  
使李董來朝。八月中秋。回朝覆命。厚賜李董。送回本  
國。趙良嗣加授侍御史。監童貫大軍。一同鎮守。那時  
高頭駿馬。富貴逼人。侍從軒赫。好不施爲。行至黃河  
渡口。皇華驛館。催刷船隻。正要過河。只見驛門口。蹲  
着。一人。驛丞連忙打開。趙良嗣看那人。



頭戴逍遙巾。絲絲似千條柳線。身穿破衲襖。縷縷如百結流蘓。滿面灰塵。幾日不經漿水。四肢委頓。昨宵決少粥湯。手拿漁鼓簡。還裝落難神。仙胸藏木漆碗。竟是叫街花子。

趙良嗣認得是郭京。到驛中坐下。喚驛丞問道。那驛門口蹲着的人。與我喚來。驛丞急忙叩頭道。不知那裏這個花子。老爺降臨。有失回避。驛丞知罪了。趙良嗣道。我不計較你。只管喚進來。驛丞趕出喚時。却不見了。東尋西抓。汗流浹背。直尋到驛後。見在茅廁中。

捉虱子驛丞。一犯扯住。罵道。你這該死的花子。見大官府到來。不去躲避。連累我擔驚恐。還不自去回話。郭京戰兢兢被驛丞扯進。趙良嗣走出。叫道。郭先生。你怎麼這般行徑。郭京方敢擡頭。見是趙良嗣。滿面羞愧道。一言難盡。趙良嗣喚從人取過巾服。換好。作揖坐下。驛中擺出下馬飯。一同喫過。郭京方說前日同張馬二統制去攻飲馬川。先敗了一陣。晚間又被劫營。將士盡皆陷沒。我逃得性命。失了機。恐按軍法不敢去見樞密。要到東京。再投林仙師。又無盤纏路。



上害了一場時行疫病，掙扎起來，只得權唱道：「情兒覓口飯喫，不想天幸得遇趙良嗣，也把出使金國，把得定議，回朝超投侍御史，欽命去北京協理軍務。說了思量，原帶他去，因出軍失利，是沒時運的鈍市貨，恐怕有碍，又因一番相與，不忍見他流落做乞巧，問道：「你如今行止何如？」郭京道：「若到北京，童樞密定然見罪，又無面目去見林仙師，遑遑無定。」趙良嗣想了一想，道：「有個子去處，薦你去安身，自然重用。」與從人取過交一封書札，取三十兩銀子一副。

鋪陳相贈說道：「這封書你投到江南建康府王宣慰衙中，那宣尉是當朝少宰王黼的大公子，名喚朝恩，年少風流兼好旁門，今駐守建康，我備細寫在裏面，必當親任，只是要誠實謙和，見機而作，不可妄自尊大，別惹事端。我因欽限甚緊，不便久留了。郭京感激不盡，送到黃河邊，趙良嗣自渡河而去，不題。單表郭京本是落難的人，要頓飽飯也不能勾，陡然換了一身華麗衣服，身邊又有三十兩銀子，豈不是一朝富貴，氣宇便覺不同，昂昂然走進驛裏，坐在趙良嗣

郭京

水滸後傳

卷二 第七回

八

元人遺本



水滸傳 卷二  
的公位上。奴才狗腿的海馬驛丞從外邊走來。曉得是御史故人。又送銀子。況且趙良嗣去還不遠。沒奈何。撥轉一副面孔。折疊兩個膝蓋。陪罪道。不知老爺是御史公的好友。有眼不識泰山。方纔甚是得罪。郭京儻在交椅上。做個不見。憑那驛丞磕頭慢慢的說道。起來。我不計較你去的。那位老爺不是朋友。是我小徒當初得我許多力。一朝富貴的。我是故意來試他。他自然該敬我的。我如今要建康。你該作何料。驛丞道。這裏有的是徒夫。但不知老爺用多少名。

帳火刀

數郭京是剛剛。天上弔下來。這一擔行李。想多也沒用處。捋捋鬚。笑道。我也不好。十分擾你。只消一名驛丞。喚過一名囚徒。吩咐道。這位老爺是方纔趙老爺的師長。你在路上小心伏侍。老爺自然賞你。囚徒挑了行李。郭京起身。從山東取路。到建康。行了好幾日。天色已晚。錯過宿頭。官道傍有一所大莊院。叩門借宿。有一員外。蒼髯古貌。面帶憂色。出來問道。客官何來。郭京道。在下是當今聖上拜為師的林真人位下。授洞霄宮法官。今江南宣慰王少宰的公子來迎。因

天銜効勞  
人口稱許  
多官銜斐  
然可聽按



有也只標  
下二字耳  
晉郭京竟  
腹套也

小語後傳

卷二

九

錯過宿頭特借仙庄過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依例拜  
納那員外自有心事意欲不留見說了許多大來頭  
只得恭身迎進草堂上相見過說道難得仙長到此  
只是有慢郭京道這裏叫甚地名敢問上姓員外道  
是臨清州管下地名豐樂堡老夫姓錢是祖代住下  
的年紀六旬並無子息單生一女却也生得不甚粗  
蠢諸般女工曉得今年十八歲了並無看得中的女  
婿未曾婚配近日却害了一椿不離不脫的病甚是  
憂心終日不茶不飯昏昏的睡晚間到梳洗起來房

中像有兩個人講話一般老夫和媽媽疑心細細察  
聽不見人影如此有三個月了不知是人是鬼委決  
不下無法可除郭京道敢是被妖祟所憑何不請法  
師驅治他員外道便是我這裏有個紫微觀葉法師  
符咒靈驗請他來施符設咒莫想驅治得他反被腰  
膀上打了一下至今害病不起郭京道畢竟那法師  
不得真傳故弊了虧若有五雷正法的隨他甚麼邪  
魔遣天將即刻勦除員外道方纔見仙長說是林真  
人位下定是道法高強不揣欲求大力若得平安自



當重謝郭京道驅邪逐鬼是我們分內的事你若說謝我到不肯了員外大喜倒身下拜道請問要甚麼三牲福物郭京尋思道不知他女兒生得何如且哄出來一看答道香燭福物是少不得的還要令愛當面一看就曉得那一種妖邪方好懲治員外道且待福物齊備等老夫去喚小女出來仙長少坐走進去不多時同那媽媽扶出女兒來郭京仔細從頭上看至脚下怎生模樣

粉臉生春映出桃花雨  
翠雲鬢拖翠天然柳葉

雙彎態度如湘烟  
淡蕩香風似花氣  
氤氳立蒼苔  
淺印鞋痕撚裙帶  
微垂玉指遠望來  
行雨行雲渾似夢  
定有妖憑近看時  
非花非霧總難描  
宛然神女

郭京見了魂不附體半晌說不出話勉強掙着道細觀氣色是九尾狐狸爲祟若不早除決然隨竭神枯而死請小姐坐下待我當面請將那狐狸自然頃刻現形員外媽媽連聲稱謝那女兒見郭京一雙賊眼注定了他滿面羞澁低垂粉頸坐下庄客擺起三牲



福物燈燭輝煌郭京東指西劃念動咒語因無令牌  
 取一塊磚在桌上拍了三拍一陣風過處燭燈無光  
 郭京手中那塊磚却在自已臉上雨點的亂打一霎  
 時皮破血流口吐白沫昏暈在地員外慌了走來扶  
 時被郭京一推跌在地下喝道你這老蠢物不知高  
 低我是北幽王太子與你女兒有天緣之分故來相  
 聘那裏尋這油嘴搗子來照我夫人這般可惡且暫  
 饒他性命我請夫人到宮中去也郭京說罷倒在地  
 下員外起來那女兒已不見了和媽媽大哭懊悔道

妖怪擦酸  
越甚

四柳生李  
運捉鬼無  
靈精

那江湖上的人再不要信他女兒雖然恍惚還在家  
 裏誰想撩毒了他如今不知攝到那裏去了教我老  
 景靠誰淚流不止又見郭京直挺挺在地下昏迷不  
 醒怕惹出人命來只得叫庄客把薑湯灌醒直至五  
 更方醒滿面血污郭京爬起自覺羞慚等不到天明  
 叫囚徒挑了行李出門到淵邊掬些水洗去血污臉  
 上青腫疼痛難當囚徒道相公你不該招攬這事自  
 受其虧餓了一夜郭京道平日我的法術甚靈今遭  
 他毒手不消說了只可惜花枝般的女子被怪物攝



去受用囚徒笑道還說這話北幽太子與你瞧了他  
 的夫人故此打你郭京道我自打的時節一些不知  
 四不碎死人如今肚中餓了快趨行到前邊買些酒  
 飯喫再處說道我不問得你叫甚麼名字是那裏人  
 為甚配在驛中囚徒道小的叫做汪五狗祖上原是  
 陳州人父親帶到河北經商本錢消折父親亡過流  
 落在那邊一時短見被人哄去做些掬摸勾當犯出  
 事來刺配在驛已將滿了驛官見小的誠實喚來伏  
 事相公郭京道你一路小心我有心要擗舉你不若

長隨了我到王宣慰府中自有好處汪五狗道相公  
 若肯提拔是小人萬分之幸了在路又經四五天已  
 在天長縣界上了過了江就是建康天晚投宿却是  
 小去處不上三五十人家大半務農的只有一家安  
 寓客商郭京走進叫店主人有甚麼酒肉拿來喫歇  
 了半晌一個老人家包了頭摸壁扶牆走出道這裏  
 是草店沒有肉賣酒便剩下兩角要米做飯自去打  
 火我正發攤子動彈不得有個兒子又不在家拿兩  
 角酒二升米一碟熟菜放在櫃上說道我寒熱得慌

老兒害病  
 兒了出外  
 更子偷雞



水滸傳  
要。去。睡。哩。郭。京。道。我。相。公。是。受。用。慣。的。怎。熬。得。清。淡。  
老。兒。道。說。也。無。用。裏。面。先。到。一。位。客。人。也。只。是。熟。菜。  
說。了。幾。句。嘴。做。一。團。自。進。去。了。汪。五。狗。道。相。公。待。我。  
煮。起。飯。來。自。有。菜。蔬。哩。郭。京。坐。了。好。一。會。汪。五。狗。先。  
點。個。燈。棒。出。一。大。盤。肥。雞。把。酒。斟。上。郭。京。道。這。是。那。  
裏。來。的。汪。五。狗。打。着。手。勢。掩。口。而。笑。道。見。相。公。沒。有。  
喫。飯。小。人。撈。來。孝。順。的。郭。京。道。這。裏。無。人。你。也。同。來。  
喫。汪。五。狗。盛。了。飯。兩。個。低。着。頭。大。嚼。只。見。兩。個。人。推。  
門。進。來。一。看。說。道。好。好。你。們。做。客。的。怎。麼。偷。我。雞。喫。

汪五狗道扯淡。這是前邊路上買來的。誰偷你的一  
個道真。賊現在還要口強。見你籬邊一影就不見了。  
一個雞兒抵賴到那裏去。一個道不消說了。臉上刺  
着字是個積賊。把來弔起。明早送官。郭京道不要放  
肆。我是當今皇帝拜為師的。林真人位下不是好惹  
的。一個道管甚林真人。鳥真人便是皇帝自來也不  
該偷人家的雞。喫一把紐住。汪五狗分扯不開。只見  
對門房裏。走出一個客人。勸解道。不必囉哩。這位客  
人來買雞。喫不見有人。先自宰了。你不過要賣銀子。

笑話小用

聖智遠是  
論雞皇帝



快些放手我這裏有一錢銀子你拿去罷一個道我  
養這個雞報曉那裏肯賣况是偷的定要究治一個  
道罷麼難得一位客人勸解饒他罷接了銀了而去  
郭京道有勞客人解紛不知上姓那客人道小子姓  
尹名文和要去建康訪友的郭京見客人丰姿俊雅  
年紀後生一團和氣說道我也到建康明日是同路  
不敢相購在下姓郭名京是洞霄宮有職法官王少  
宰的公子王宣慰在建康差人來迎這雞委是小价  
不問而取若沒有客官和解明日要去看官又費兩

大開後仍  
劈完雞鳥  
無耻入神

日工夫只是便宜了那個村夫尹文和道大人不爭  
小人之過請睡了。赴路罷郭京道銀子明早送上客  
人道小事不勞挂心自回房宿歇郭京和汪五狗還  
未喫完把雞骨朶咬得齜盡肥汁泡飯喫了纔睡明  
早五更算還了房錢一同出門路上說說笑笑甚是  
合得來到晚郭京叫汪五狗備些酒菜請尹文和渡  
了楊子江到了建康是六朝建都之地龍蟠虎踞之  
鄉山川秀麗人物繁華郭京尋神樂觀做了寓所口  
裏又只說是龍虎山天師府差來查察各處宮觀道



士的騙了道官一席盛酒弊了過一晚明早買件衣  
帽與汪五狗穿了做伴當持了書札問到王宣慰府  
中投遞尹文和自去訪友各自分路却說郭京候了  
一會王宣慰叫請進降階而迎相見罷分賓主而坐  
王宣慰道久企高風無由瞻仰今幸崔馭枉臨三生  
有慶郭京鞠躬答道臺下世胄英才神仙骨相趨謁  
旌旄足慰平生兩邊叙些閒話甚是契合王朝恩是  
純綉乳臭專好趨承郭京是側媚小人見機迎合故  
此一見遂成莫逆留過午飯便叫排軍隨郭仙師到

神樂觀擬取行李後關安歇以便朝夕請教郭京別  
過來取行李見尹文和走回意致索莫郭京問道貴  
州印可尋訪得着麼我蒙王宣慰厚雅留飲後園正  
要候足下來相別尹文和道一時訪敝友不着昨承  
一路挈帶不勝眷戀郭京想道這人伶俐溫柔不若  
收他做個徒弟有些商量遂道王宣慰慷慨名流最  
喜賓客我同足下路上相依不忍遽別貴友尚未遇  
着旅底淒涼不若同我在內衙住幾日慢慢尋訪豈  
不是好只是有屈權作師徒不知意下若何尹文和



不語正是薰籍同器終非合玉石相形辨始知不知  
尹文和夫就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歷寫郭京醜態閱之噴飯趙良嗣雖存厚道然借  
王宣尉作成郭京猶之謹具大宋與金朝也大以  
小以成小癡心熱腸定然憤事

第八回

燕子磯玉貌惹奇殃

寶帶橋金蘭逢故友



却說那郭京要收尹文和做徒弟回到王宣慰府中  
你道那尹文和是誰元來就是樂和改姓不改名他  
聞姊夫孫立關了登州曉得要連累到他身上況且  
妻子久亡身無牽絆早已見機逃出在外並不知在  
登雲山聚義杜興寄信刺配等許多事出了東京思  
量到那裏安身他是個精細的人若至登州尋訪姐  
夫恐怕打在局中在路展轉尋思忽想到王都尉府



中有個一般的陪堂姓柳是江南建康人與他相好  
 半年前回到家鄉因此特來相訪誰知建康地面廣  
 闊那姓柳的又不是赫赫有名之人平時忽畧不曾  
 問得他居住在城在鄉海濶天遠那裏去尋悶悶回  
 來見郭京要他同到王宣慰府中他暗想道我有事  
 在身的人小可去處不便安身他那裏深堂內院改  
 了姓還容易隱藏又想道那郭京脅肩諂笑是個小  
 人王宣慰又是個奸黨不可露出圭角權宜暫住再  
 尋退步正是明知不是件事急且相隨遂答應道既

樂和  
 趙長  
 翻刊

蒙青盼萬分之美只恐樗櫟下材不堪教訓若得拜  
 在門下一發榮施了郭京大喜遂喚汪五狗將尹相  
 公行囊一併同排軍挑進自同樂和進府見王宣慰  
 郭京道此是敝門人尹文和相從貧道多年性地聰  
 明諸般技藝都曉特引他晉謁樂和拜罷王宣慰留  
 住後園供給極其豐厚郭京常弄些小法術撮科  
 打諢樂和是做過陪堂的不消說識竅知機又且清  
 曲絃管色色過人王宣慰滿心歡喜一刻也少不得  
 兩人就是汪五狗也享快樂日逐跟隨使喚樂和無



事不出府門，謙和謹慎，合衙大小無不喜歡他。郭京未免預些外事，納賄招權，有話即長，無事則短，不覺臘盡春回，清明時節，王宣慰要去燕子磯遊玩，踏青擺列侍衛，挈榼提壺，同郭京樂和，乘着金鞍駿馬，出了觀音門，就到磯邊。那燕子磯是建康第一名勝之所，三春時候，柳明花放，士女喧闐，笙歌鼎沸，遠遠望去，宛然如一隻燕子撲在江面，遊人不絕，題咏極多，但見

山勢玲瓏，石上都裝螺子黛，苔痕鮮媚，路旁盡

貼翠花鈿，下瞰萬里長江，遠縈若帶，上倚千尋高嶂，近列如屏，遠遠見龍城鳳闕，茫茫吐海市，蜃樓香車寶馬，往來士女賽神仙，酒肆茶坊，羅列珍饈，誇富貴。

那王宣慰看之不足，選一片綠茵平坡之上，高張錦幄，鋪設繡裯，與郭京樂和席地而坐，有許多王孫貴客，閨閣嬌娥，各選勝處，游玩的游玩，飲酒的飲酒，任情取樂。王宣慰喚侍從擺列山珍海錯，玉碗金杯，開懷暢飲。郭京說些風情趣話，樂和取過玉簫吹得悠



悠揚揚移商刻羽。又清謳一曲。真是游魚出聽。飛鳥  
回翔。王宣慰大加稱賞。飲到半酣。郭京探起頭來。指  
與王宣慰道。神仙下降了。王宣慰樂和定睛看時。只  
見兩個佳人前邊。一個十五六歲。郎君引路。後邊侍  
女跟隨。冉冉而來。但覺得

舉止端莊。性情閒雅。路過三旬年紀。未褪嬌紅。  
輕描兩道春山。猶存淺綠。衣裳縞素。贈送一種  
真香。非蘭非麝。插戴天然。點綴幾般異寶。不玉  
不金。豐肌弱骨。合德新沐。蘭膏低笑。淺顰西子。

乍。酬。春。酒。珊。珊。瘦。影。尾。定。披。髮。郎。君。嫵。嫵。腰。肢。  
斜。倚。垂。髻。侍。女。玉。琢。粉。粧。衛。玠。被。人。看。殺。冰。心。  
蕙。質。奉。倩。到。處。皆。香。西。母。降。凡。携。玉。女。湘。妃。倚。  
竹。侍。金。童。

那王宣慰少年好色。欣羨不已。郭京更垂涎那披髮  
郎君。喚汪五狗去訪問是誰家女子。便來回話。樂和  
正色止住道。看他端莊貞靜。大家舉止不可造次。恐  
失觀瞻。王宣慰倒也罷了。郭京那裏丟得開。被樂和  
阻了興。好生不樂。酒也不喫。只做起身閒步。蹙了一



回那兩位佳人却好轉來下船又飽看得滿意認得這船家長在府中裝載的暗記在心回來重復坐下與王宣慰猜枚賽色弊得爛醉王宣慰見天色將晚喚侍從收拾樽罍回府那郭京在馬上東倒西歪一到後園便睡五更醒來尋思道可耐這尹文和好意帶進府中反阻我的興慢慢在宣慰面前說他事端逐了他去又尋思道那兩個婦人不清說是天仙這披髮郎君一發可愛恁地弄得到手平生願足摹擬了一會天曉起來叫汪五狗悄悄的分付他去尋昨

日那船家討個實信即來回話不多時汪五狗回來說道問那船家他說姓花也是官宦人家住在雨花臺是水西門催的船不知他詳細郭京聽了用過早飯賺了尹文和喚汪五狗跟隨竟到雨花臺自云訪問出了聚寶門過了朱雀橋一路山明水秀不上二三里遠遠見昨日那披髮郎君穿着紫身繡襖拿張彈弓隨個小廝從桃花林中走出郭京想道這是天緣湊巧了迎上前道花小舍人昨日在燕子磯遊玩怎麼就下了船郎君道不是遊玩是回家母家姑在

人面桃花  
滿紙粉紅



先父隴上掃墓回來，磯邊經過，偶然上岸。郭京道：「高居何處？」正要奉拜。郎君道：「不上一里之遙，素不相識，不敢有勞。」郭京正要涎着臉，胡纏見個人牽匹馬來，說道：「奶奶請舍人回去。」郎君即便上馬揚鞭而去。郭京見他上馬便捷，解數風流，一發可愛。心下想道：「他說掃先父的墓，那半老佳人是他母親了。那一個是他姑娘，不知有丈夫沒有？」不曾問得詳明，心中鬱鬱，望見竹林中有個菴院，且去。一杯茶，解些煩渴，步到門前，見寫着「慧業菴」裏面佛堂，供着白衣大士，好

不清淨莊嚴。只見角門裏走個老尼出來，打個問訊，說請坐待茶。郭京走進坐下，女童捧出一杯雀舌新茶。郭京一口吸乾，問道：「老師父甚法號？」此間有個花家，可曉得麼？老尼道：「賤號素心。這裏花家原是鄉紳，已經亡過。那花奶奶是本菴檀越，長來燒香的。郭京道：「是甚麼官宦？」老尼低低說道：「是梁山泊招安的單生一個公子，今年十六歲了，極是聰明。又有個姑娘，他丈夫姓秦，也是寡居。相公問他怎地？」郭京道：「偶然閒問，又坐一會，謝茶出菴。」心下巴明，白是花榮的妻。



小就有算計了。回到府中，笑嘻嘻對王宣慰道：「昨日燕子磯兩個佳人，要收他甚是容易。已訪知備細了。王宣慰道：「端的是甚麼人家，不知我一見就放他不下。在東京貌美的婦人也見得多，總沒有那一種天然之態，令人想了再丟不開。郭京道：「那中年的是花榮妻子，那少年的是花榮的妹子，配與秦明都亡過了。守寡在家，目今梁山泊餘黨重復聚朝廷行文，各州縣嚴加拘管，只消差一隊官兵，說是奉旨拿解到京，誰敢阻當？」一到府中，婦人水性楊花，見宣慰這

高橋內日

天帶奉承  
不人之尤

撥火燒草  
料場手非  
不辣其如  
風雪山神  
翻句

般富貴用些甜言蜜語，自然順從。就是有人知道，現任大官府用個盜婦也無人事。况少宰老爺這等威權，怕他則甚。王宣慰滿心歡喜道：「莫說年小的是天姿國色，就是那中年的，更覺風騷。郭京道：「做事要放辣手，當初高衙內愛那林冲妻子，染起相思病，若依我算計，騙他到白虎節堂，登時按了軍法，那婦人怕他飛上天去，何須刺配，拖延竟成畫餅。事不宜遲，明日就行。若取得來，我出家人不敢妄想。這小官人賞我做徒弟罷。只是那尹文和古撇得可厭，必須先遣



補科誦  
裏原非久留之地昨日例見府中人說聞得柳陪堂

開方好做事若在眼前必然火撒王宣慰笑道尹文和幾年前必然標致如今色衰愛弛你就厭他了郭京道他原不是我徒弟客店裏偶然會着的見他伶俐收在門下他若知道聲張起來裏面奶奶知道這還了得王宣慰道我有道理要差人到東京寄封家信莫若就遣他去郭京道這個極妙王宣慰進去脩書郭京見了樂和說道王宣慰要差你到東京遞家信你可收拾行李樂和想道東京我是去不得的這裏原非久留之地昨日例見府中人說聞得柳陪堂

住在雨花臺我自別過去尋他罷答道在下蒙師長挈帶在此半年有餘正要別了往江北去東京是不去的郭京道宣慰這般看待差遣一差遣就不肯也罷隨你正說間王宣慰拿出書信來郭京道文和自有正務到江北東京寄書另差人罷王宣慰倒過意不去叫取十兩書儀相送樂和拜別竟出府門不在話下郭京道不過要他離眼前他自要到江北一發好次早郭京叫汪五狗跟了領一隊兵趕到雨花臺問着花家蜂擁進去把花恭人秦恭人和花公子不



由分說一同拴住郭京道是奉聖旨着王宣慰勾纏  
梁山泊餘黨扭解東京不許遲延花恭人極口分辨  
那裏聽他扯着便走隣舍聞說奉聖旨那個收惹事  
養娘家人四散躲避郭京叫兵丁護三匹馬與他母  
子三人騎了到府中鎖在東樓上停了一會郭京同  
王宣慰上樓來與恭人公子見禮畢郭京道這位是  
王宣慰大人因奉聖旨勾拿梁山泊黨人解上東京  
家屬俱入官爲奴故此擔突非干宣慰之事恭人若  
肯通融倒有個極妙的方法恭人花容不整滿面淚

痕說道先夫不幸孤兒寡婦苦守在家朝廷何故又  
來追求既奉聖旨有何方法郭京道宣慰少年風流  
爲人寬厚與恭人出一辨本說花秦二將軍早已身  
故不曾與阮小七李應等往來所有妻孥自應免議  
况有少宰太老爺在朝自然依擬只是夫人新亡沒  
有正室恭人有了公子堅心守志不消說了那秦恭  
人青春年少又無子息豈可擔誤不若小子爲媒與  
宣慰做了夫人公子就在衙內讀書應試求名豈不  
兩便那秦恭人聽見柳眉倒豎星眼圓睜說道忠臣



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雖是女流頗知大義海枯石爛自守其志豈肯做狗彘之行奉旨入官起解便了何得妄生枝節也沒有朝廷命婦可以強佔得的甘心受死再不受污不必多言王宣慰雖然好色還有良心見說得決烈不發一言先下樓去了郭京道良言不聽後悔莫追也自下去鎖閉樓門不通出入花恭人道我兩人甘心守節不料有此奇變拚得自盡莫被解去出乖露醜秦恭人道這賊子心腸在我身上我若縊死嫂嫂和姪兒自不妨得花公子道孩

兒想來說奉聖旨是假的前日不該到燕子磯想是王宣慰看見起此邪心我打彈回來路上撞着那個人只管盤問我不採他方纔說做媒這是真話了正說着見開了樓門兩個養娘捧一盒子餚饌來百般勸慰三人因未早膳只得喫些花恭人問道你家夫人幾時死的養娘只是笑不肯說花恭人好言相問方說道夫人現在老爺叫瞞着都是那姓郭的設的計策喚我們伏侍夜間就在伴宿樓下有人看守花恭人道那姓郭的是甚麼人養娘道東京來的是個



道士爲人極刁鑽老爺偏喜他無不聽從花恭人道相煩引我見夫人哭訴苦情放得歸去重重相謝若是拘留在此定尋死路養娘道老爺分付若使夫人得知立刻打死這是不敢或者在老爺面前說恭人秉性堅貞立志不從倘得回心轉意也未可知要甚麼飲食只管拿來調養貴體爲上下樓去了花公子滿心焦躁要出來到正經官府告理樓下有人守住重垣峻壁無路可出母子煩惱不題再說樂和出了府門尋思道這郭京明知不是好人良家婦女訪問

怎的我是好男子這狐羣狗黨看不上眼要差我上東京且推託出來再處尋一所客店安寓到雨花臺去問柳陪堂逢人訪問却訪不出信步登雨花臺縱目一看真是大觀千岩萬壑應接不暇那大江中烟帆飛鳥往來不絕望着鍾山王氣鬱鬱葱葱不覺胸次豁然遊賞半日取路要回穿過竹林見有慧業菴進去隨喜甚是清幽側邊軒子內見個老漢像是人家的蒼頭對老尼哀求道我家奶奶和小舍人被王宣慰拿去兩三日了我去打探候門如海無路可入



你是出家人，假化齋糧，倘得個信息，老大慈悲，老尼道長蒙奶奶布施，這是該去的。但怕三姑六婆不容進府，那老蒼頭回轉頭來見有人，喫了一驚都住了。口老尼便討茶待客，那老蒼頭只管看着樂和，又不敢問。樂和忍不住道：「老人家敢是認得我麼？」老蒼頭道：「不知官人上姓，有些像與我先老爺相識的。」樂和道：「你老爺是誰？」老蒼頭道：「便是花知寨，我是花家三世老奴，叫做花信，不幸老爺棄世，奶奶同小舍人秦不姑娘守制，誰想兩日前遭一場奇禍，被王宣慰說

奉旨拿去，彼時小人不在家，回來沒處打探，故央老師父去討個實信。樂和大驚道：「你家奶奶可同小舍人在燕子磯遊玩，不曾？」老蒼頭道：「正是家老爺葬在楚州南門外，清明掃墓回來，果到燕子磯，就下船回家。樂和道：「是了，必是那郭京詭計，拿到府中，你休喫驚，我便是樂和，與你老爺相厚的，自有計策救出。老蒼頭歡喜不盡，只聽得佛堂裏有人叫道：「老師父有麼？」樂和一看，却是汪五狗，說道：「你到此何幹？」汪五狗見了樂和，道：「尹相公說到江北去，怎麼還在這裏？」樂



和道正要問你那兩位奶奶和這個小舍人在府中你見麼汪五狗笑道不曉得樂和道王宣慰着人請我轉去商量這事你怎麼不曉得汪五狗道尹相公知道的何必再問郭相公差我來請素心老師父到府中去勸化兩位奶奶樂和取出二三錢銀子來叫老蒼頭置辦酒菜我們同喫了去老尼先擺出素點心茶果少刻酒到樂和勸汪五狗喫了幾杯問道你隨郭相公幾年了汪五狗道混帳也同相公一樣路上遇着的樂和道有甚好處到你麼汪五狗道有甚

好處單只身上這領舊衣服我也不願隨他要口去尋生意做尹相公你不知他出身是一個花子敲着漁鼓簡沿門討飯偶有趙御史到黃河驛認得他送他三十兩銀子一副鋪陳薦到王宣慰府中雇我挑行李路上又惹出事來哄我跟隨到此醉了便大呵小罵受他凌辱只爲沒盤纏回去權時忍耐樂和道如今這奶奶舍人在那裏汪五狗道在東樓上晚間養娘伴宿樓下就叫我看守今日他同王宣慰到茅山頂上燒香過三日纔回來教請老師父去勸化若

王宣慰  
不試鞭

水滸後傳

卷二 第八回

三

元人遺本



勸化不轉要用強哩。樂和又取出二兩銀子與汪五  
狗道：「一向勞你伏侍這二兩銀子拿去買東西。譬我  
到府中自看顧你。」汪五狗道：「若是尹相公這般好人  
要小人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其實不耐煩他的  
鳥氣。伏事相公是該的，怎好便受賞賜？」樂和道：「不當  
意思，把銀子塞在他袖裏，丟個眼色與老蒼頭道：『五  
哥，你自斟一杯，我去登東。』便來老蒼頭跟到僻處，樂  
和說道：『王宣慰不在府中，極好用計，你去僱個船把  
家裏細軟收拾，湊晚船到秦淮河邊停泊，我同老師  
父進府，不可有悞。』老蒼頭喜諾先去了。樂和進來，汪  
五狗道：「小人剪不得了。」尹相公同老師父進去罷。樂  
和遂同老尼進府。府中的人見了樂和，說道：「尹相公  
又來了。」樂和道：「我要到江北老爺又邀我轉來。」汪五  
狗竟領到東樓下。樂和道：「我前日在燕子磯看得不  
仔細，同老師父去再賒賒兒。」汪五狗道：「尹相公你前  
日古板，故要遣開你到東京去。若這般識趣，就不瞞  
你了。」就開了樓門，樂和同老尼上樓，恭身施禮道：「嫂  
嫂不必憂心，今晚就好出去了。」花恭人却不認得，不



好回答。樂和向花公子說道：我是山寨裏鐵叫子樂和，數年不見，這般長成了。花公子道：失瞻了。元來是樂叔叔。我母子受難，求叔叔救解。樂和低低道：已算計定了。晚上便見老尼道：奶奶到這裏，放心不下。老管家央我來探信，恐怕門上不放，却好這位相公到來。原是老爺好友，要設法救出，恰值宣慰差人來喚我，勸化奶奶，故得到此。樂和道：老師父不消說了，我們下去罷。把一個紙包與花公子，附耳道：如此如此。花公子歡喜不盡，遂走下樓。汪五狗道：老師父勸得

轉麼。老尼搖頭又問道：尹相公看得若何？樂和笑道：果然生得標致，怪不得王宣慰老師父你要出城門，快些去罷。老尼自去。到晚上，裏面知道樂和轉來，送出晚膳。樂和斟罷，提一壺酒到東樓下。汪五狗在那裏打盹，搖醒道：我獨自沒興，剩這壺酒，晚間冷落你，弊了罷。汪五狗連忙接道：又承相公厚情。汪五狗原是酒鬼，到口便啣。樂和袖裏摸出幾個果子道：一發與你過口。汪五狗道：多謝相公。把這壺酒頃刻而盡。不多時，口角流涎，昏迷不醒，倒在地上。樂和搜出鎗



匙開了樓門，叫道：「嫂嫂舍人下去見兩個養娘也。」昏倒一邊，母子三人急忙下樓，恰好有朦朧微月，樂和引到後園門首，開了門，走出原來王宣慰正住在秦淮河桃葉渡邊，老蒼頭停船候候，一齊下船。花恭人見家中細軟并養娘小廝俱在船內，感激樂和不盡，有詩為証：

銅雀春深鎖二喬

玉簫吹徹怨聲高

虞侯意氣施奇策

護得青青舊柳條

花恭人道：「自從知寨亡過，我同姑娘矢志守節，不料

遭逢奸計，監在東樓，那姓郭的百般說合我二人誓死不從，虧得叔叔義重，救我母子，真是大恩難報。樂和道：「我為姐夫，孫方闢了登州，暫躲在王宣尉府中。前日燕子磯，我若知是嫂嫂，那賊道也不敢弄這詭計了。天幸完名全節，脫了牢籠，只是如今到那裏去好？北邊去不得，莫若杭州是個錦綉之邦，尋個所在，權且安頓公子，這般長成，定是偉器，慢慢圖個出身。」花恭人道：「女流之輩，無甚見識，但憑叔叔主張。孩兒自幼全仗教誨，說話之間，早已雞鳴城門開了，從龍

南渡得氣  
之死



應空筆起  
下文筆力  
題山越海

江關取路到鎮江進了關口一路順風過了姑蘇到  
寶帶橋天色已晚催着船家趕到吳江停泊一時狂  
風驟起那太湖裏的水從橋裏衝出來洶湧難行只  
見有兩個船駕起雙檣飛也似搖來船頭上立一條  
大漢手執三股漁叉一聲胡哨先把船家擱下水去  
兩個恭人慌做一團樂和花公子立得身起那大漢  
早已跳過船板出腰刀砍下去把樂和一認喝道  
那漢子你是誰樂和也仔細一看叫道你莫非出洞  
蛟童威麼我是鐵叫子樂和那漢將刀入鞘說道天

昏月黑險些害了哥哥樂和道童大哥船內是花知  
寨嫂嫂和他兒子都在童威道這裏不是說謊處且  
到湖中去船家也爬起了把船帶着殺起兩道篷竟  
到太湖中去了正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  
識君畢竟後來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樂和若上登雲山文情便徑直冷落妙在途遇郭  
京入玉堂愈富中因而救出花家母子以致得逢  
李俊樂和不登山而蹈海使李俊早得樂和之助  
者郭京之力也一路層折生奇真如武夷五曲以



上匪夷所思矣。樂和訪柳陪堂。直至建康。作者  
 遙為花逢春地耳。既已到雨花臺。則柳生便不消  
 尋着如前傳武松出家需用戒刀度牒。張青店中  
 先有藥。頭陀知頭陀之不必真。有則知柳生之  
 不必似。這文章有普普通通家之法。其一一也。

請。且。

長。且。



